

“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立场宣言

追求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商业与管理研究的诗与远方

2017年11月22日

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RRBM）^{1, 2}

目 录

愿景 2030

A. 背景

B. 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

C. 为实现愿景 2030 可以采取的行动

D. 当前商学院的研究生态系统

E. 结语：科学让世界更美好

摘 要

这份立场宣言提出了一个愿景：未来全球的商学院和学者将会把其学术研究成功地转变为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以下简称“负责任的研究”）³，能够关注有关商业和社会的重要问题，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⁴。这一愿景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负责任的研究可以让商业成为一种实现世界更加美好的工具。本文从支持负责任研究的一系列原则入手，提出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帮助实现这一愿景。

本立场宣言缘起于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生态系统的现状。对于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是商业与管理教育的基础，但当前多数商学院对管理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实践意义和对社会的关切。要想改变诸如“不发表就出局”这样的发表文化和激励机制，就必须改变管理研究的整个生态体系。这对于促进负责

¹ 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cRRBM)由一群来自全球的、致力于提升负责任的科学（在本立场宣言中有明确的定义）的管理学者组成。本立场宣言的作者是该组织的全体创立会员（名单列于附录），通讯作者为徐淑英教授，邮箱为：atsui@nd.edu。

² 虽然作者们分散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但我们相信该立场宣言关注的问题有广泛的应用含义，因为从事研究的学术界及其评价商业与管理研究的标准正日益变得全球化。

³ 负责任的科学或社会责任科学（两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是一个在科学界的哲学思想中广为人知的概念(Brown, 2013; Kourany, 2010, 2013)。其基本的主张是，科学除了产生可信和有效的知识，应该更考虑社会关切和社会责任，而非仅倡导价值观中立的思想（Tsui, 2016）。负责任的研究和负责任的科学在本文中意思相同。

⁴ “可信”这个词在此是指认真细致完成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或两者结合的研究而产生的知识，其中定量研究中要符合信度和效度要求。

任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再无所作为，商业与管理研究不但浪费金钱、人才和机会，而且将失去其合法性意义。

本立场宣言讨论了“负责任研究”的一系列指导原则，提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采取的行动，并呼吁大家采取实际行动，实现让“负责任的研究”成为使得世界变得更为美好的积极力量的未来愿景。商业与管理理论是对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活动内在规律的总结。企业家和管理者不是管理理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管理知识和管理理论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合作者。推动“负责任的研究”不仅需要商学院和研究者的努力，更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其它利益相关集团的积极参与。本立场宣言将带领我们重新思考商业与管理研究的本质，即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重新思考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之间的关系。本立场宣言欢迎对于创建一个负责任研究的生态系统的前景、方向和路径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们的读者将不限于高等教育界，我们欢迎对于这一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

愿景 2030

2030 年，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因其对社会福祉所做的贡献而广受赞赏。

商业与管理的学术研究成为解决社会挑战（例如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核心力量⁵。

研究是及时和前沿的，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产生可信的知识。参与这种“及时而且可靠”知识研究和创造的，不仅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还有勇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企业家和管理者。

商学院和学者们都致力于贯彻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这些原则也被包含在博士生教育的核心课程中，以塑造所有受教育的学生。

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研究中得到及时的关注，企业家积极参与管理知识的创造。负责任研究的成果在课堂上被广泛地讨论，培养学生成为其从事的专业领域里负责任的领导者。

负责任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一起努力，帮助各类组织和社区制定有效的系统，从而实现更高且更有益社会的经济业绩、伟大的创新、员工和客户的幸福感、繁荣的自然环境和成熟健康的社区。

许多商学院在各自确定的专家领域都有聚焦研究的项目和追求卓越的研究中心。卓越的标准适应于当地条件和周围社区的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的商学院以各自不同的途径实现卓越。

许多商学院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贡献了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理想包括减少贫困；获得食物、净水和教育；自然资源可持续的消费和负责任的使用；更大的性别和

⁵ United Nations.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社会平等；包容性；日益增长的繁荣；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一个负责任、强健的、有韧性的金融机构。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是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常客，他们来分享自己最佳实践和管理智慧，建议研究课题，寻求政策建议，参与学术成果实践意义的评估，并为学术研究需要了解的问题提供支持。

商业与管理研究在始自 2017 年的重大变革之后，成为“负责任的科学”的一个榜样。

A. 背景

世界各地的商学院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些最杰出、最受拥戴的学者的港湾。研究为商业教育提供知识，然而当前，研究却往往与现实世界面临的挑战脱节。从减少贫困和饥饿到创造清洁能源和宜居城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无一不涉及到商业与管理。此外，有迹象显示，我们正逼近商业与管理研究所需的庞大资源的极限。在全球许多地方，政府用于研究的资金资助正在减少，而其他的资助者则越来越多地要求看到切实可见的、特别是对社会有益的成果。如果不改变现状，对商业研究无条件支持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调整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生态系统，来为政策和实践改善提供更加可信且可行的知识，最终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时也是时候收回商业与管理研究的高地了。

商业与管理的研究人员具有独特的能力来总结企业最佳实践的内在规律，这种最佳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反过来指导管理实践，以创造一个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学术研究是大多数高校里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核心工作⁶。然而，商学院里的研究的质量和与现实的相关性，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抨击⁷。这些抨击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商业与管理许多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由于研究的主要评估标准是其能否在声誉好的期刊上有一席之地及其对后续研究的影响力，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它与实践的联系往往是无人提及的。高质量的问题驱动的研究，如果没有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价值往往会被低估⁸。第二个议题是研究的质量和可靠性。学术评价体系如果鼓励数量超过质量，鼓励新颖性超过可复制性，就会促进不良的研究实

⁶ 我们认识到，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之间的细微差别，后者不那么执着于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更多地关注公共和第三方机构以及其他市场机制。在本文中，我们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因为：a). 我们认为这些学院之间的研究问题是一致的；b). 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特别是在愿景和产品组合方面。

⁷ 举例来说，Don Hambrick 在 1993 年 AOM 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说在此后经常被引用作为在管理学领域开启这一对话的来源（Hambrick, 1994）。

⁸ 已经有很多文章反应并批判商学中的质量和相关性问题的。这类文章的部分列表（附录 A）可以在 www.rbm.network 上看到。

践，阻碍知识的累积进步。这两个核心议题是相互关联的：在质量存疑时，即便与现实相关也毫无意义。负责任的研究要创造的是不仅有用而且可靠的知识。

商学院的研究成本很高⁹，而且面临着来自无需负担巨大研究费用的其他低成本教育机构的竞争。资源提供者，包括学生、捐赠者、立法者和资助机构，有资格了解商业与管理研究为社会带来了怎样的益处。

我们无意将商学院转变为咨询公司。并非要求每一篇论文都需要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也不是每一位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实践的前沿。相反，我们设想商学院采用组合配置的方式，允许将当前的现实问题与理论探索进行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结合的研究多样化地共生。

这份立场宣言带领我们开启对商业与管理研究的深入反思，更宽泛地说，是对其在社会中演化的角色及其期望的思考。我们的受众不仅限于高等教育界，我们希望对于这一议题进行更大范围的讨论。虽然学者、编辑、大学校长、院长、专业协会、认证机构、资助机构和公众(如媒体)都在批评目前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生态系统，但“愿景 2030”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倡导了支撑其最终成功的原则。

B：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

要实现“愿景 2030”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呢？以下七项支持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将有助于实现这一愿景。这些原则可以指导商业与管理研究，以建立一个健全的，为社会服务的知识体系。原则 1、2、3 和 7 主要旨在提高知识的有用性，原则 4、5 和 6 旨在提高知识的可靠度，但它们并非相互排斥。

原则 1—服务社会：商业与管理研究旨在发展对当地到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和社会都有益的知识，终极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含义：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系统化过去和现在的最佳实践知识，以及通过创造基于不断涌现的新情境的新知识来塑造未来。创新的研究可以指导未来实践。商业与管理研究通过观察商业世界的盲点和潜在风险而发挥着关键的社会功能。商学教育不只是关注过去的知识，还关注与管理当前环境和应对新的变化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原则 2—利益相关者参与：商业与管理研究重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可以在不影响研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⁹ 一项关于 MBA 教育成本的研究 (Terwiech & Ulrich, 2014) 估计一篇 A 类期刊文章将耗费约 40 万美元的研究投入，包括师资时间和其他相关支持。

含义：学术研究的生态系统由众多参与者组成，包括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的研究者，期刊编辑，任职和晋升委员会委员、学校领导、博士生项目的负责人、认证机构、研究基金的资助机构，顶尖的出版商，商学院的学生。作为管理活动实践者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既是管理智慧的重要来源，也是管理知识的实际使用者。甚至整个社会都与商业与管理研究息息相关。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可以受益于与各个类型的组织合作而“共同创造”知识，这些组织可以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贸易工会、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型企业、客户和消费者。同时，学术的独立和可靠要求研究不被既得利益所“俘虏”，报告的结果不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原则 3—影响利益相关者：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资助者和认证机构承认和奖励那些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力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能够改善企业和世界的研究。

含义：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认识到，发表本身并不是结果或最终目标，而是通往学术和/或社会影响力的旅程中的一步。评估影响力可能需要很多篇论文，向学术界以外的领域传播该研究发现，并跟踪评估企业、社区或政策制定者是否受益于这一研究成果。影响力还包括在本科、硕士、博士和高管教育项目中将以证据为基础的负责任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中。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获得晋升和终身教职的条件之一。

原则 4—同等重视基础贡献和应用贡献：商学院院长、期刊编辑、资助者、认证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贡献都能尊重和认可。

含义：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理解和解释与常识不符的实证结果是重要的。应用研究旨在分析管理实践，如激励系统和治理(经济、金融、管理领域)、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营销、战略领域)，或客户服务和供应链(营销、运营、信息系统等领域)。将理论引导的问题和实践引导的问题整合到商业与管理研究中，既有助于基础知识的发展进步，又能让给研究提供资助的利益相关者受益，提升其应用的效果。

原则 5—重视多元化和多学科协作：商学院院长、资深领导、期刊编辑、资助者和认证机构都重视研究主题、方法、研究方式、调查类型和跨学科合作上的多样性，以体现商业和社会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含义：商业与管理研究支持基于不同人性假设、多维视角的理论的多元化，以发展不同的商业模式，发挥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企业实践方面丰富且深入的人种学研究，与定量研究或实验研究一样有重要的价值，也能激发对新理论的反思性和联想性思维。在全世界，商业与管理研究对“全球”和“本地”的知识开发都十分重视。利益相关者重视跨学科研究，不仅包括商业与管理和其他社会科学学

科如教育学和人类学，还包括工学、医学等学科。凭借学科之间的互补，跨学科研究有可能为商业提供新的理解。

原则 6—方法可靠：商业与管理研究践行可靠的科学方法和过程，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是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实证研究领域。

含义：商业与管理研究中实证研究的稳健性很好地体现了好的科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趋势。例如，重视理论的可证伪性、结果的可复制性和可重现性的研究得到鼓励。期刊和专业协会采用开放性的科学实践，如公开数据、资料和代码存储库，以及增加样本结构和测量的透明度。尽管严谨性的标准不同，但对深度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实验室或田野实验都有着类似的期望。对数据透明度的期望可能会减少研究的数量，但通过阻止数据切片和其他有问题的做法，可以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全面性。数学模型通过真实世界的数据来校准，假设可以通过实证证据来验证。

原则 7—广泛传播：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重视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播，以共同促进基础知识和实践的发展。

含义：全球经济的数字化为传播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形式，包括线上、开放源码和开放式出版。商学院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翻译、出版和其他传播方法提高当前研究的可见度，通过简单有力的方式洞察本质，影响目标受众和非学术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开放源码和开放式出版接受严格的同行评审，以创造和传播可靠的知识。

C. 为实现愿景 2030 可以采取的行动

要按照这些负责任研究的原则行事，就需要修订各个层面（教师、期刊和学校）的标准、程序和激励制度。仅仅提出原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改变学术研究的生态系统，让能够在我们制定的高目标方面取得进步的研究人员得到奖励。要实现“2030 愿景”并追求负责任的研究，需要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为了实现大家的共同目标，即通过重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来保证知识的可实践性而齐心协力。以下是为一些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提供的一些建议。

1.期刊编辑和出版社

a.期刊，特别是那些建立专业领域标准的期刊，是变革的主力军。顶级期刊可以鼓励和发表那些旨在解决重要的社会和企业问题、具有复杂和跨学科属性、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b. 在发展创新的、可推广的理论和洞见的同时，强调研究的情境、重要的现象及其对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

c.发表复制的、与假设不一致的、以及非显著的结果，以使得那些或挑战假设或与理论一致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d.组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编辑社群，共同承诺在其期刊上致力于负责任的科学实践。

2.学术协会的领导者

a.增强新、老会员对除商业领域作出贡献外，还要致力于更高的为社会和人类服务的目标的专业承诺。

b.与会员一同认识并分享商业、社会以及专业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将其视作可以做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研究的机会。

c.在学（协）会的使命陈述中强调和积极促进基于问题的、应用性的、有影响的研究。

d.鼓励和促进跨学科的研究。

3.大学领导、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资深学者

a.制定愿景和战略，鼓励教师从事能促进实践和社会产生积极变化的研究。

b.重新设计晋升和终身教职标准，看重教师的研究是否能提供可靠的、有累积价值的知识，是否能做出具有学术、商业和社会影响潜力的，创新的或开创性的研究。

c.在系和学院层面扩大评估研究贡献的维度，既包括学术影响，也包括专业上对实践的影响。认可一些发表在非 A 类、专业性的或地区性的期刊中的论文也可能同时具备了实用性(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和高质量(可信性)的特征。

d.改进博士生培养项目，通过提供关于负责任研究的培训以及对其进行传播(例如教授基于证据的、问题解决的技能)，以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从事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社会科学家。

4.商学院联盟、认证和排名机构

a.将研究对政治、文化、商业、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力纳入评价标准。

b.召集院长和学术领袖讨论负责任的研究和拟议的七项原则。

c.记录和分享负责任研究的最佳实践，并协助学校建立标杆比较。

d.与商学院排名的出版机构合作，采用负责任研究的七项原则来评估学院的教育和研究贡献¹⁰。

5.资助机构和政府

¹⁰ 一个由 21 名商学院领导组成的小组(Bachrach 等人, 2017)敦促排名机构运用严谨的方法来对商学院进行排名，包括对多个指标的仔细挑选和权重分配，对采用方法的充分披露，并避免个人利益和社会福祉的可能冲突。

a.将资助的审核标准扩展，除了学术价值外，还包括其对企业和社会的可能影响¹¹。

b.政府或公共资助组织可以扩展评估研究完成情况的标准，纳入社会影响指标¹²。

c.公共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欧盟)或私营的(如福特、坦普尔顿) 的研究基金提供机构，对那些与企业和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有关的研究主题提供资助。

6.学者

a.致力于追求对可靠知识有贡献、保护科学的诚信和优先解决与商业有关及对社会重要的问题的学术之路。

b.对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稿件进行负责任的评审，运用相关的认知标准来评价研究的质量，运用“相关性”标准来评估研究结果的潜在商业或社会影响力。

c.在评估学者个体的科学成就时，对其观点的重要性和所创造的知识的质量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价，而不仅仅关注论文被接收的期刊质量或引用次数。

d.在学术活动中担任各个不同角色（作者、评审员、编辑、教育工作者和评价委员会成员）时都要遵循负责任的科学的原则，

7.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组织、校友、学生、社会)

a.作为学术研究创造的知识的接受者，商业和非商业组织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分享他们面临的挑战，让这些转变成商业与管理研究的潜在主题。

b.向研究人员阐述，让他们意识到组织面临的挑战，并协助构建与企业和社会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问题。

c.分享数据，允许对数据库进行访问，并协助收集可靠的实证证据，以解决企业和社会的问题。

d.分享商业与管理的最佳实践，并开放其组织用作研究，以支持负责任的科学，为改善企业和社会的福祉做贡献。

8. 共同承诺机制

每个单独的利益相关者要成功实现上述的行动建议，需要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同心协力。协同一致地努力聚焦在商业与管理领域负责任的科学研究，成功的希望会更大。以下是一些这样的共同承诺机制的例子。

a.所有的学者—科学家对负责任科学的承诺

¹¹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在审查申请书时增加了“更广泛的影响指标”。见

<https://www.nsf.gov/od/oia/special/broaderimpacts/>

¹² 英国的研究卓越组织(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 2014)在评估大学的研究项目时将“社会影响”赋予 20% 的权重。Lord Nicholas Stern(2016)对于研究卓越组织的回顾，呼唤将“影响”的定义在传统的对政策和应用的影响的基础上扩展到致力于公众参与，文化和教育。它建议在下一轮 REF 的评估中，将影响力和研究环境结合，赋予 35%的权重。

创造与现实相关或可实践性强的知识的重要责任落在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沟通、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学者群体肩上。他们对负责任科学的承诺，对于实现研究从目前的单纯为论文发表和职业晋级到为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的目标转换，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研究学者能加入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CRRBM)¹³以支持负责任的科学。我们的愿景是推动将商业与管理研究转变为既有用又可靠的学术研究的长期目标，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b. 全球先锋商学院对负责任科学的承诺

如果世界各地有一群先锋的商学院对负责任的研究原则承诺，将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些商学院可以成为榜样标杆，以身示范如何提高研究与社会的相关性。这些商学院可以与认证机构合作，分享他们的教师晋升和评估机制，以及如何将负责任科学纳入到博士生教育项目之中。商学院联盟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的认证机构组织的院长会议的平台，发展和分享负责任研究的最佳实践。

c. 所有学科的专业学会对负责任科学的承诺

商学院与管理学院各学科，包括会计、财务、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战略、供应链及运营管理等专业学会组织的领导对“负责任研究”原则的支持，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专业组织可以发布关于负责任科学的共同指导方针，例如加入衡量研究质量而不单单依赖期刊的影响因子的指标，衡量对社会和商业的影响力而不干涉学者的学术自由的指标。这些组织可以提升有益于实践的知识的价值。这些组织可以鼓励他们的期刊发表那些面向重要社会问题的研究，比如过去十年工程和健康科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们可以鼓励并与商学院合作，减少专业学科的期刊“井底之蛙”的狭窄偏好，并奖励跨学科的研究。

D. 当前商学院的研究生态系统

为什么有必要提出上述建议？是什么促使人们希望提倡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动力来自于目睹了当今科学领域广泛可见的可靠性危机。这场危机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是诚信危机，在期刊上发表的知识的可信度值得怀疑；第二是相关性危机，这是 20 多年来对商学院研究的一个主要抨击。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可靠的研究结果作为保证，相关性的要求也就无关紧要了。

1. 诚信危机

从基金资助机构和立法者到普通公民，都在严厉批评科学组织的诚信。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被广泛报道的研究报告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公众的观点可以被面对面的现场拉票改变。在几周内这篇文章不得被撤回，因为其他调查人员发现数据是由其中一位作者捏造的。研究发表过程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问

¹³ CRRBM 的网站(rrbm. network)刊登了这一立场宣言，并辟出专门版面刊登学者对负责任研究的 7 项原则支持的承诺，并提供一个分享观点和交流资源的互动界面。

题。一篇题为“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错的”(Ioannidis, 2005)的文章描述了研究的标准如何产生偏差,导致产生那些夸大的、甚至常常是偶然事的研究发现。由于期刊倾向于发表那些有显著效应的结果,而不是复制或无显著效应的结论的文章,因此这些具有偶然性的研究发现一直能够得以被发表,而没有被筛出。因此,开放科学合作组织(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最近的一项研究重做了顶尖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 100 篇文章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其中的大多数研究发现无法复制。而其他研究人员声称复制本身也存在缺陷。鉴于这些争议,公众有理由质疑已发表的研究的可靠性。存在的这些问题对科学能够指导有关生命和死亡实践的那些领域尤其有害¹⁴。

商学院的科学研究也因这些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受到批评。学者们已经记载了这些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存在的普遍性,并发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许多结论是不可信的。和医学一样,基于不良研究给出的药方弊大于利。值得庆幸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商业学科领域正在努力促进科学研究的可复制性,并重建科学研究发表过程的诚信¹⁵。

2. 相关性(Relevance)危机

大学里的专业学院的使命是提供基于研究指引的教育。法律、医学、社会学、工程、教育和其他专业学院都基于并贡献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举例来说,教育学院的学科需要依靠认知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来开发和评价教育实践。作为大学的一部分,专业学院是科学和实践之间的桥梁。

教育和社会工作学院的毕业生接受特定职业的培训,法学院和医学院则要求毕业生在就业前,具备足够的技能,通过严格的认证考试。商学院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参与者广泛而分散,无数的人在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情况下经商。“商业”可以指小到一家小型零售店,大到一家跨国公司的任何业务,因此商学院可以研究和讲授的思想也相应地非常宽泛。商学院的毕业生既可以选择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工作,也可以创办自己的企业,可以从事金融、咨询,或者其他工作领域,包括公共服务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因此,商学院研究的“相关性”是一个难题。

在早些时候,学术界认为商学院的研究应用性太强,他们把商学院本质上视为职业培训中心。这导致了著名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 1959 年发表的“Gordon

¹⁴ 不列颠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主编(Crowe, 2016, 来自 CBS 新闻)曾说,“有害的药物正在使用,但患者毫不知情。不应当进入市场的医疗设备进入了市场。是的,我们确实知道,由于科学研究的缺陷,我们的患者受到了伤害,我们的健康系统正在被损害。”

¹⁵ 反映这些努力的“改变现状的行动倡议”(附录 B)可以在 www.rrbm.network 获得。例如,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Bettis et al., 2016)将发表一些复制性研究,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Lewin et al., 2016)将借鉴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登记报告”的模式给一些研究预先批准发表的机会。Nosek et al. (2015)提出了作者指南,以促进开放的研究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迅速被越来越多的顶级期刊所采用,并得到了开放科学中心(<https://cos.io/>)的支持。

和 Howell 报告”中，提出有必要提高商学院研究的科学严谨性。自此商学院开始雇佣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提高他们研究的科学严谨性。随后，对严谨性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实践相关性。商学院学者被鼓励将他们的成果发表瞄准最科学严谨的期刊，尤其是那些被引用最多的期刊，这些期刊主要是同行评审的学术性的期刊。而且，大多数商业与管理研究人员并不依赖于与社会影响力紧密联系的研究资助，这就造成了过于强调引用次数这一评价指标，将其作为衡量研究质量的金标准¹⁶。书籍、章节和报告，这些不太适用于这一指标的研究成果，其价值与 A 类科学期刊的文章相比常常被低估。过分强调引用次数和顶级期刊发表，强化了对于学术受众过于单一地关注，并助长了科学性的写作风格和对于深奥主题选择的趋势。这样的期刊文章常常无法被实践者理解，商界人士也常常发现商学院的研究太过晦涩，无法付诸实施。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商学院研究其实有潜力成为一个可靠的知识来源，它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的商业或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提供促进其繁荣发展的最佳实践¹⁷。它可以占据“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的灵感来源于运用。

3.问题诊断

如果商学院的研究有这么大的潜力，为什么没有实现其承诺？为了进行更系统的诊断，我们仔细阅读了已发表的讨论商学院研究问题的著作，并对学者、院长、认证机构成员和撰写过这一问题文章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德尔菲调查¹⁸。32 名参与者回答了四个开放式问题，其中 27 名完成了第二轮结构化问卷调查，内容是从第一轮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总结提炼出的陈述。调查结果指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处境以及我们应该跨越哪些障碍和差距。

a.目前的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研究结果指出了三个最紧迫的问题：(1)目前的研究没有创造与商业目标相关的知识。(2)对 A 类期刊发表的过分追求扭曲了研究动机，使得研究的关注点过于狭窄，并且忽视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因其发表在排名较后的期刊上。(3)过于强调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实际上阻碍了新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关注点在形式而非实质内容；对不支持理论假设的研究发现抗拒的偏见；以及对跨学科、问题解决型研究和非主流研究主题的价值低估。教科书的内容滞后于当前企业、社会和利益相关者面临的挑战。

这一诊断证实了我们目前的认识，当然它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学院的所有学科和所有学者。例如，一些金融研究彻底改变了金融实践(尽管并不总是对社会产

¹⁶ 科学界已经指出，期刊的质量并不意味着发表论文的质量(见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2012)的“旧金山研究评价宣言”)；因此，不应将期刊质量(例如，期刊的引用率)作为单篇文章质量或者科学家个人贡献质量的替代品。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引用率可以被人为操纵，可能并不是衡量期刊质量的恰当标准(Davis, 2014)。

¹⁷ 我们看到一些学院已经将研究的使命定位为创造“有影响力的知识”或者做“有公共价值”或“实现公共目标”的研究。

¹⁸ 德尔菲法的报告(附录 C)包括对其方法和研究发现的解释都可以在 www.rrbm.network 上获得。

生积极影响), 运营管理方面的贡献极大地帮助提高了企业运作的效率和有效性, 几乎所有学科都有教师在积极解决具有政策紧急性的问题。然而, 商学院太多的研究人员撰写了一篇又一篇观点类似的论文, 而那些方法同样严谨, 但是主题有着重要实践意义、发表在偏应用的期刊或其他渠道的研究并没有获得与顶级期刊论文相同的价值认定。所有商学学科的一个共同的失误在于, 我们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并产生共识, 做研究的目的是让企业和社会变得更好, 而不是简单地在所谓的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

b. 哪些人可以从我们的研究中获益?

目前, 研究主要的获益者是从事研究(为了晋升)的研究人员和阅读这些研究成果的人, 即其他学者。评价文章的主要标准是有趣或新颖, 而不是提供了可付诸实践的见解。而研究如何能够造福于企业和更大的社会, 包括雇员、客户和社区,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c. 我们在研究什么样的主题?

主题的选择往往是由先前的文献及其研究空白所决定, 而不管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这一主题对整个世界的的重要性如何。主题还取决于是否有适合分析和发表的数据, 这往往将研究的目标局限于那些需要定期披露信息的组织, 特别是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企业(例如家族企业、非营利组织)。然而, 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不等价于问题的重要性。实验研究通常倾向于那些可以在实验室用本科生或 Amazon MTurk 渠道进行研究的主题。最后, 商学院的研究周期都比较短, 倾向于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的, 并用一篇短篇幅的文章形式完全表达的研究。书籍往往不受重视, 规模大的项目也基本不受青睐。

d. 商学院的研究应该关注哪些主题?

德尔菲法的受访者对一组被界定为“重大挑战”的主题达成了显著共识。赞成最多的五个重要议题如下:

- 1). 理解企业对社会的更广泛影响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 而不仅仅是创造股东价值。
- 2). 理解工作和劳动力不断变化的性质, 以及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在共同创造价值方面的角色。
- 3). 检验商业组织的社会可持续性, 包括其对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 4). 提升环境的可持续性, 管理自然资源的使用, 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 5). 在本地乃至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创造更大的繁荣和减少经济不平等。

诚然, 上述研究主题可能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学科背景, 但它们确实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2014-2017)”保持了一致, 这些报告将收入差距、失业和就业不足、资产泡沫, 以及金融机构的失败界定为

全球主要的经济风险¹⁹。AMJ2016 年“管理学的重大挑战”的特刊论坛(Special research forum)是商学院研究着手解决社会相关性问题的典范²⁰。

4.基础的研究生态系统及其均衡状态

为什么商学院的研究实际做的和它能做的存在差距呢？通过德尔菲研究获得的结论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它提供了一张学术型职业发展体系及其对研究提供的激励的地图。相关的行动者、他们的优先级排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研究生态系统。行动者包括研究人员；期刊、编辑和编辑委员会；教师评价委员会；资深教师；院长、教务长和校长；研究基金资助机构，如自然科学基金（NSF）、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或私人基金会；给商学院或者学校排名的机构，如《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以及商学院联盟组织或协会，如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中东欧管理发展协会（CEEMAN）和英国商业与管理硕士协会（AMBA）。实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产品（研究创造的知识）和服务（教学和咨询）的“消费者”。

在这个系统中，期刊文章是基本的计量单位。对教师的评价基于他们在很少数量的一批顶级期刊——取决于“影响因子”（尽管对其是否能准确衡量研究的质量存有质疑）——上的发表成果，或者基于其是否发表出现在公认的顶级期刊名单上（例如金融时报 50 本期刊，当然这些期刊名单的选择本身也有政治因素起作用）。学校本身也是根据其教师在这些刊物上的发表情况进行评估排位的。有发展前途的研究人员反过来又根据这些学院的声誉（标准又是学院的发表情况）来权衡工作机会和职位选择。因此，那些希望得到回报的人将他们的工作朝向顶级杂志的编辑和评审人确定的标准方向努力。这些标准又反映了编辑委员会成员的价值观，这些成员往往是在现有系统中，已经成功地在顶级期刊上有了发表的、有成就的学者。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一套行动步骤和另一套行动步骤相互支持和互惠，并不断相互促进强化的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均衡状态反映了学术界的局部隔离和与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明显脱节。这种局部的均衡带来了研究的科学可信度和社会价值两方面的问题。

显然，要系统地改变这种均衡状态是困难的，因为任何变革都需要所有关键行动者（院长和评价委员会；期刊编辑和委员会；资助机构；和认证机构）在所有相关决策岗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任何行动者的单独行动是无法成功的。假设一位有远见的院长决定鼓励教师做另辟奇径的、更负责任的、但在当下不能被主流期刊接受的科学研究，但这种做法目前还没被顶级期刊所接受。那么，教师就会把发表目标锁定在专业的或地方的刊物上，这些刊物通常不在“名单”上。这

¹⁹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17>

²⁰ “管理学的重大挑战”特刊论坛可见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年 12 月 (59 卷 6 期)，也可见于 George, Howard-Grenville, Joshi, & Tihanyi (2016)对于这一论坛的介绍。

将会损害学校的声誉，使他们很难雇用顶尖学者，也可能损害学校的认证和更难获得基金资助。或者，我们再假设一位富有远见的顶级期刊的编辑试图摆脱已有包装，发表没有强有力的理论或先进的研究方法的、有关重要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她很可能会发现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不情愿抛弃他们接受过培训的标准（比如对理论的贡献、高深的统计、新颖性）。即使一位编辑成功地用已接受这一理念的学者代替整个团队，结果几乎是确定的，那就是期刊的影响力和声誉双双下降，最后在顶级期刊名单中被拿掉。再或者，设想一个认证机构试图在没有教师、院长和期刊编辑的参与下彻底地改变其标准。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而且很容易想象的是，一个新的认证机构将很快出现代替它的位子。系统性的改变需要协同的努力，如果没有，单独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尝试很可能就会失败。

E. 结语：科学让世界更美好

当前的制度限制了我们实现集体潜能。研究人员及其机构的目标应该包括商业和社会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在读者人数有限的、数量较少的一系列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是课程内容的重要来源，是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和为最佳实践提供建议的基础。负责任的研究推动了负责任的教学，培养了负责任的管理者。但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生态系统反而在助长那些狭窄、过时和与现实世界隔离的研究。我们鼓励增进研究主题、方法、学科观点、假设、情境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多样性应成为研究愿景的核心部分，而社会影响力应成为负责任研究的核心目标。研究的生态系统有一个相互关联的参与者网络。在鼓励和支持将当前基于引用次数的、发表导向的生态系统转变为支持负责任的研究原则的努力中，网络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发挥其角色和作用。为了实现“愿景 2030”，学术生态系统中的每位参与者都要行动起来，采取协调一致且相互补充的行动。

1.“不作为”的后果

不做任何事情，让事情沿着自然的方向发展，当然是一种选择。这个选项描述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情况。然而，我们是否想继续投资于实质性回报有限的活动？商业与管理研究是极其昂贵的。随着资源竞争的加剧，向资源提供者展示研究的社会价值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否则商学院将面临失去合法性的风险。商学院的生活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教师和研究人员将继续竞争，争夺在著名期刊上发表的机会。由于有才华的教职员工发现这样的工作既压力大又降低了人的尊严，商学院可能会开始失去有价值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流向大学以外的组织。人才的退出已经开始，许多学者加入了承诺要改变世界，或者提供巨额回报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或者成熟的技术和咨询公司。如果当前的研究文化保持不变，那些渴望有所作为并寻找生活意义的年轻人才择业时可能不会再被商学院吸引。

2.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所处的变化的环境

宏观商业环境的变化比学者们所意识到的要快得多。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技术变化：电子商务无处不在，在制造、电子、医疗保健和教育等许多领域，越来越

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代替人类决策和任务。但对于商学院，目前的情形是招生停滞不前，学费上升，资金支持减少，对于可靠性和透明度的要求，在线课程（称为慕课，MOOCs）的大规模增加，非研究型的师资队伍迅速扩大，同时伴随着全球超过 14000 所商学院的激烈竞争。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停下来反思商学院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特别是研究在商学院中的角色和潜在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我们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人才来解决二十一世纪企业和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以这份立场宣言所描述的方式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不仅对科学的认知目标和社会目标很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能让商学院更好地服务商业和社会，促其繁荣。商学院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可以创造一个基于研究的，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3.行动呼吁：“做负责任的研究，让商业和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在经济、政治、技术、社会和环境各方面都面临着具有挑战性的紧张局面。2015 年，联合国 195 个成员国誓言在未来十五年内实现 17 个可持续目标，结束贫穷、保护地球、确保繁荣²¹。2008 年，美国国家工程院公布了教育、人工智能、医疗保健、清洁水、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的 14 个重大挑战²²。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领导人也确认了无数类似的挑战。商业与管理研究可以通过获得管理过程和系统的知识来改进组织和国家层面的工作，从而为应对这些挑战多做贡献，包括对金融资源的负责任使用，评估社会影响力的会计方法，创新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金字塔底端的需求，可持续的营销和供应链，遍及当前无法到达的偏远地区的物流系统，经济增长和重大创新的战略，对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同时关注等等。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研究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现实中就有一些商学院不把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作为自身目标而造成不好后果的例子。为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贡献是科学的终极目标。商业与管理科学可以通过我们衷心提议的负责任的研究，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潜力。

我们邀请大家就这一立场宣言中讨论的想法展开更为广泛的讨论和对话。

²¹ 请前往 SDG 网站(<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查阅这 17 个目标列表，以及关于实施行动、计划和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以帮助目标实现的建议。

²²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08). “14 grand challenges for engineering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engineeringchallenges.org/challenges.aspx>.

参考文献

- [1]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ASCB]. (2012).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cb.org/dora/>.
- [2] Bachrach, D., et al. 2017. On Academic Rankings, Unacceptable Methods and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Schools [J]. *Decision Sciences Journal* 48(3), 561-585.
- [3] Bettis, R. A., Ethiraj, S., Gambardella, A., Helfat, C., & Mitchell, W. (2016). Creating repeatable cumulative knowledg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1), 257–261.
- [4] Brown, M. J. (2013). The source and status of values for socially responsible science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3(1), 67–76.
- [5] Crowe, K. (2016). BM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editor Fiona Godlee takes on corruption in science [OL]. *CBC News*, Retrieved <http://www.cbc.ca/news/health/bmj-fiona-godlee-science-1.3541769>.
- [6] Davis, G. F. (2014). Editorial essay: Why do we still have journa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9(2), 93–201.
- [7] George, G., Howard-Grenville, J., Joshi, A., & Tihanyi, L. (2016). Understanding and tackling grand challenges through management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9(6).
- [8] Gordon, R. A., & Howell J. E. (1959). 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 [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Education*, 35(3), 115–117.
- [9] Hambrick, D. C. (1994). 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1), 11–16.
- [10] Ioannidis, John P. A. (2005). 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J]. *PLoS Med*, 2(8), e124. DOI: 10.1371/journal.pmed.0020124
- [11] Kourany, J. A. (2010). *Philosophy of science after feminism*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12] Kourany, J. A. (2013). Meeting the challenges to socially responsible science: Reply to Brown, Lacey, and Potter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3(1), 93–103.
- [13] LaCour, M. J., & Green, D. P. (2014). 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 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 [J]. *Science* 346(6215), 1366.
- [14] Lewin, A.Y., Chiu, C.Y., Fey, C. F., Levine, S. S., McDermott, G., Murmann, J. P., & Tsang, E. (2016). The critique of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New policies a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4), 649–658.
- [15]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d.). *Broader impacts: Improving society*. Office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sf.gov/od/oia/special/broaderimpacts/>.
- [16] Nosek, B. A., et al. (2015). Promoting an open research culture: Author guidelines for journals could help to promote transparency, openness, and reproducibility [J]. *Science* 348 (6242), 1422–1425.
- [17]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J]. *Science*, 349, aac4716 (2015). DOI: 10.1126/science.aac4716

- [18] Stern, L. N. (2016). Stern's review of 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1338/ind-16-9-ref-stern-review.pdf.
- [19] Terwiesch, C., & Ulrich, K. T. (2014). *Will video kill the classroom star? The threat and opportunity of 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 for full-time MBA programs*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mackinstitute.wharton.upenn.edu/wp-content/uploads/2014/07/Terwiesch_Ulrich_Threat-and-Opportunity-of-MOOCs-for-MBA-Programs.pdf.
- [21] Tsui, A. S.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so-called value-free ideal: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J]. *Cross Cultu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1), 4–28.
- [22] UK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 *Decisions on assessing research impact*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f.ac.uk/pubs/2011-01/>.
- [23] United Nations.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附录

作者

负责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的 28 位创立会员（按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

1. Rashad Abdel-Khalik (account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U.S.A.;
2. Franklin Allen (finance), Imperial College, U.K.;
3. Mats Alvesson (management), Lund University, Sweden;
4. Mary Jo Bitner (marketing),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5. Ingmar Bjorkman (dean, management), Aalto University, Finland;
6. Hongbin Cai (dean, applied econom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China;
7. Gerald F. Davi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8. Thomas Dyllick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9. Gerald George (dean, entrepreneurship),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10. William Glick (management), Rice University, U.S.A.;
11. *Jonas Haertle (hea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PRME;
12. Ulrich Hommel (finance), EBS business school, Germany;
13. *Dan LeClai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ACSB, U.S.A.;
14. Xiongwen Lu (dean, marketi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15. Peter McKiernan (strateg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cotland;
16. Katrin Muff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Lausanne, Switzerland;

17. Serguei Netessine (operation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18. Maureen O'Hara (f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U.S.A.;
19. *Claire Preisser (associate director), Aspen Institute Business & Society Program, U.S.A.;
20. David Reibstein (marketi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21. Ira Solomon (dean, accounting), Tulane University, U.S.A.;
22. Chris Ta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23. Howard Thomas (strategy),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24. **Anne S. Tsui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S.A.;
25. *Matthew Wood (director of operations), EFMD, Belgium
26. Xiaobo Wu (entrepreneurship),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27. Bernard Yeung (dean, strate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8. Sri Zaheer (dean,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 Institutional supporters

** 通讯作者 (atsui@nd.edu)

联名签署者

代表了 21 个国家的 75 个机构的 85 位资深学者和领导，多个商业和管理研究领域 (包括 30 位商学院，大学和企业领导)，在 2017 年 4 月至 9 月的咨询期内，为此立场宣言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让我们得以极大改进了文章。完整的名单 (包括其所在单位) 列在本社群的官方网站 (RRBM.network) 的“支持者”页面上。

中文版翻译

李绪红、朱丹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校对

梁能，中欧商业与管理学院